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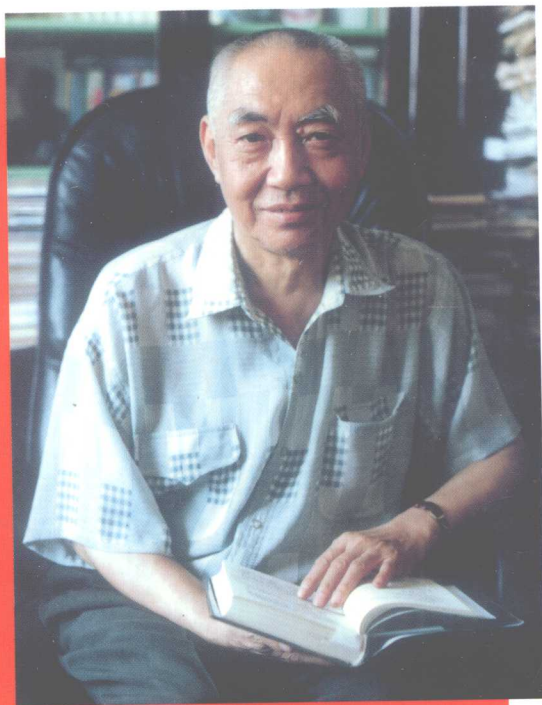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浩然著

朝霞红似火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朝霞红似火

浩然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霞红似火/浩然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80094-986-9

I. 朝…

II. 浩…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61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中信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60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责任编辑 李树峰
徐秉祥
装帧设计 李书英



浩然近照

浩然，原名梁金广，祖籍冀东宝坻县。1932年3月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山野乡村长大成人。1946年参加革命活动，当过八年村、区、县干部，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任新闻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五十年代以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步入文坛，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六十年代的《艳阳天》、七十年代的《金光大道》、八十年代的《苍生》、九十年代的自传体系列：《乐土》、《活泉》、《圆梦》。现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苍生文学》主编。主要作品被日本、法国等翻译出版，并被译成各种少数民族文字，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多次获奖，《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本人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中国文联“晚霞工程”组委会

主 任

高占祥

副主任

李振玉 董良翠 陈晓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健	马 威	王 琦	邓兴器	邓启元
冯光钰	冯君义	吕厚民	任一权	阮若琳
李景峰	何孝充	谷守女	张 虎	陈汉涛
罗 扬	季国平	孟犁野	游惠海	缪 力

目 录

喜鹊登枝.....	(1)
一匹瘦红马	(12)
新媳妇	(23)
高德孝老头	(41)
石山柏	(65)
朝霞红似火	(79)

月照东墙·····	(112)
送菜籽·····	(120)
车轮飞转·····	(129)
半夜敲门·····	(157)
中秋佳节·····	(164)
晌午·····	(177)
彩霞·····	(193)
队长做媒·····	(205)
杏花雨·····	(241)
撑腰·····	(257)
铁面无私·····	(273)
一担水·····	(282)
火车上·····	(297)
机灵鬼·····	(311)
误会·····	(326)
弯弯绕的后代·····	(343)
新婚·····	(361)
俊妞·····	(379)
衣扣·····	(390)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	(410)
后记·····	(492)

喜鹊登枝

一

清早，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

韩兴老头从农业社回到家里，被这叫声惊动了。他把粪箕子往猪圈墙下边一丢，仰着脸，捋着黄胡子，笑咪咪地望着花喜鹊，寻思着它们预兆的喜事儿。

坐在北屋炕上的老伴，挺不高兴地对窗上的玻璃朝他喊：“粥都凉了，你到底还吃不吃？一家子人光等着你。”

闺女韩玉凤眉开眼笑地迎着走进屋来的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端粥盆拿碗筷，给老人盛上，自己也往炕沿上一跨，端着粥碗，稀里呼噜地吃起来；还没等把饭咽利落，碗筷一放，拿起小包裹就要走。

当妈妈的最能观察闺女的心事，见闺女那个慌慌张张的样子，故意绷着脸说：“啥事儿勾你的魂儿啦？慌得你整天价饭都不想吃？”

玉凤脸一红，脑袋一晃：“今儿个各社的会计开碰头会，能不忙吗？”她说罢，看爸爸一眼，一阵风似地跑了。

老伴回头看看老头子，见他还是闷着头吃饭，就没好气地说：“你呀，整天价象个木头人，啥事儿也不管。看咱们丫头这两天成了没砣的秤，到哪儿都站不住，象个啥样子！”

这对老夫妻平时断不了开个玩笑，老伴性子急，老头子那股遇事满不在乎的脾气常常使她恼火。

这会儿，韩兴又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句：“人家还不是忙工作嘛！”

老伴更生气了：“屁，什么忙工作，忙着搞‘自由’哩！”

“搞‘自由’就搞‘自由’呗，又何必大惊小怪的！”

“我的天，不是你身上掉下的肉，敢情是不疼。年轻人自己办终身大事，哪有什么主心骨哇？你没见老焦家二姑娘遭的那事儿：马马虎虎地订了亲，过门三天半就闹离婚，多糟心哪。咱丫头要是那个样子，我可不答应。”

“你不答应不顶用，有《婚姻法》管着呐。”

“《婚姻法》是《婚姻法》，她眼里也不能没我一点呀！”

老头子故意问：“怎么才合你的心呢？你想包办？”

老伴很认真地压低声音说：“新社会不兴包办，更不能拿儿女搞买卖，咱们得顺着潮流走。依我看，就按照玉凤她二姨的主意做，把城里供销社那个股长叫到咱家来，让他俩对面相看；相中了，问的她心服口服，两头乐意，一分钱彩礼也不要，这还能算我包办？”

老头子忍不住笑了：“要我说呀，你这是变相包办！”

老伴把嘴一撇：“你不用给我乱扣大帽子，不包办，也不能大撒巴掌不管，你就是不疼闺女。”

老头子又笑笑说：“我怎么不疼闺女？疼得讲究疼法，我

比你会疼。你明知道人家自己找好了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偏要拆散人家，再给另找一个，这是为啥？非这样你不痛快？这还不是老思想穿上新外罩出来了？要我说呀，咱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帮助玉凤把那个人调查调查，要是根子正、思想好，成亲后能够一块儿过社会主义日子，咱们就成全他们；要是真不好，咱们再劝玉凤也有话说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老伴听了这番话，心里还有些不舒服，可是自己一时又想不出别的理由来驳老头子；再说，她也不敢相信自己那条道真能够走得通，就噘着嘴巴不吭气了。

老头子撂下饭碗，想了想说：“哦，有了。咱们东方红社跟他们青春社订了换种合同，我今天就去商量这码事；借这个由头，到那边把那个人的根底儿仔细地打听打听，看情形回头再说。你看行不行啊？”

老伴叹口气说：“去就去吧，说不定是喜是忧哩！”

二

韩兴老头在黑袄外边罩上了一件蓝布衫，换了一双纳帮薄底鞋，兜里还装上几块钱，背着粪箕子就动身了。

东方红社和青春社相离只有十来里地，因为当中隔着一道金鸡塘河，古来结亲的少，来往的也少。今年开春都转了高级社，又并成一个乡，两边社员觉得隔河涉水，走动起来很别扭。社干部们凑到一块开了个会，接着又发动了两班人马，在河上修起一座石桥。就在修石桥的时候，女儿韩玉凤才认识了青春社的林雨泉。他俩一块儿参加运石头，一块儿搞宣传鼓动工作，最后又一块儿计算工料成本，一来二去就悄悄地搞起恋爱来了。韩兴老头在县农业技术训练班学习一个多月，回来就

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做父母的谁不关心儿女的终身大事？何况他的儿子不在家，身边独有这么一个眼珠子似的闺女呢！

有一天，玉凤没在家，老两口子正唠叨这件事儿，西头玉凤她二姨一掀门帘进来，坐在炕上就数叨起来了：“我的姐夫呀，玉凤的婚事你们可该拿拿主意了。你没见东街老焦家二姑娘唱的那出戏。自由呀，恋爱呀，末了让那个二流子一身制服一双皮鞋，就把她给哄弄走了。爹妈把闺女养那么大，不要说闹几个养老钱，连一包点心都没有吃上。结果呢，三天半又闹着打离婚，跟着生气、丢人。”她见姐姐被自己的话说得哑口无言，就又出谋献策，“要我说呀，先下手为强，把我们亲家表侄，给玉凤介绍介绍。人家在顺义县供销社当股长，要人有人，要事儿有事儿。成了亲，玉凤往城里一住，再不用在庄稼地受苦了。你们两口子吃缺了，花短了，伸手就有钱用。话说回来，嫁给青春社林家，你们有什么便宜占？前几天我听说，老林家是个穷光蛋，那小子上了半截中学就回家拿上锄把啦，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

韩兴老头子很干脆地回答说：“抚养子女是咱们的义务。把她拉扯大了，也不是图一棵摇钱树。至于说林家穷不穷，这更没啥。闺女要想嫁给富农，我还不干哩。只要小伙子劳动强，思想进步，家庭是革命的，结了婚，靠着农业社，凭着两双手，还愁没有幸福日子过？”

从这以后，林雨泉的品质好坏，家庭如何，就成了他心上的一件大事情。可是闺女总不愿意把事情公开，当老人的也不好多问，事情就这样悄悄地拖了下来。

韩兴老头是个热心人，村里两姓旁人出了事，他总得揽起来，尽心尽意地帮助，如今事儿摊到自己亲生闺女身上，他怎么能不管呢？不过，他有一定之规：做父母的既不能象东街老

焦家那样对闺女的终身大事漠不关心，撒开手不管，也不能象老伴那样再来个变相包办。更不能象玉凤二姨说的那样，趁儿女办婚事捞一把。他认为新社会的父亲应当按照国家的章程，集体的利益，青年人的意愿，帮助孩子安排好前途，让她一生永远向上，幸福美满。同时，他也很相信自己的闺女玉凤，不会象焦家二姑娘那样没主见，更不会拿恋爱，结婚开玩笑，随随便便料理终身大事。

韩兴老头走着路，光顾想心事了，身后的喊叫声和车铃声他都没听见。当他被响声惊动，猛一转身，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朝他这边来了，左躲右躲拿不定主意，脚下边的石头子儿一滑，闹了个屁股墩儿。前边的自行车眼看要冲到他身上，骑车的小伙子来了个急刹车。“叭嚓”摔倒了，挂在车把上的小包和本子滚出老远。

韩兴老头自知理亏，正想说几句抱歉的话儿，谁知那个小伙子爬起来，也不顾自己的东西，就先跑来扶他，亲热地问他：“老大爷，您摔着没有？”

韩兴老头爬起来，拍着土，说：“上年纪的人耳朵背，真耽误事儿，让你挨了摔，车子没有摔坏呀？”

小伙子扶起车子，拾起东西，笑着说：“没有。也怪我骑的急了点儿。”

韩兴老头对这个又热情又度量宽的年轻人很感激，就问：“小伙子，是哪庄的？”

“青春社的。您呢？”

“我是东方红社的，到你们社办点事儿。”

“太好了。您跟我一块儿走吧。”

韩兴老头留神看看这个年轻人，只见他中流个子，圆脸盘，两道粗眉毛下边闪动两只很俊气的眼睛，文文雅雅，结

实实，说话时不慌不忙。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

一边走，小伙子问：“老大爷，您到我们社是换谷子种吧？”

“是呀，听说那个品种产量挺高。”

“高是高，就是挺娇贵，要摸准它的性子才行。我们团支部种了两年才摸到一点儿经验。您换回去，最好先少种一点试试，再扩大面积。”

“你说的对，办啥事儿都应当稳重扎实。”

“您住我们那儿吧，晚上我们团支部给您介绍介绍情况。”

“那太好啦。”

“明天我帮您把种子驮回来。我这车子能驮二百多斤。”

一边走，一边说，韩兴老头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问：“你在村里负什么责任哪？”

“会计，团支部委员。”

“噢，你叫什么名字？”

“老大伯，您就叫我泉子吧。”

老头又问：“你们社有个叫林雨泉的，那个人怎么样呀？”

小伙子听了这句话，停住脚步，望望老人，突然一下子红了脸，说了声“你到村里跟大伙打听去吧”，蹬上车子，一溜烟似地跑了。

三

韩兴老头来到青春社，社主任热情地把他引到办公室，把换种的事商量妥当，又谈两个社的生产。随后韩兴老头转弯抹角地问起林雨泉的情况。

社主任对这个问题兴头也挺高，大声朗朗地说：“林雨泉

可是个能文能武的好小伙子，如今担任社里的会计股长，又是联乡会计网的辅导员。不光是把铁算盘，生产上也是个拿旗的手。您路过金鸡塘河，不是见到荒沙上许多白杨树吗？那都是他带动青年们栽的，您换的谷种，也是他第一个挑头试验成功的。”

韩兴老头很高兴，又试探着问：“听说这个人品性不大好，上中学犯了错误才回村的。”

社主任笑了：“没影的事儿。那个人又老实又厚道，别看年纪轻，可是个有志气的人。那年我们才建社，找不到会计，人家宁愿不升高中，主动要求回到村里帮我们办社。现在党支部正培养他哩……”

他们正说着话，走进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这人圆脸高个儿，满腮黑森森的短胡子。他把怀里抱着的一大摞书籍放在桌子上，掸着身上的土，看看韩兴问：“这是哪儿来的客？”

社主任忙站起来介绍：“这位是东方红社的农业股长韩兴同志，到咱这商量换谷种的事。这位就是桌子的爸爸林振，我们社的副主任。”

林振也是个快活人，亲热地拉住韩兴的手说：“东方红社的，好极啦。我们社赶不上你们先进，我老早就想去讨教点好经验。您还没吃饭吧，走，咱们家去吃吧。”

韩兴老头推辞不去。林振说：“同志，咱们两社是一块儿奔社会主义的好朋友，难道吃一顿饭都不成？我这个人可不喜欢客气。走吧，我还有件重要事情跟您打听哪。”

社主任又帮忙劝说了一阵，韩兴才跟林振出来。他心里想：这个老头挺开通，吃着饭的当儿也好探探林雨泉的底儿。

他们穿过饲养场，忽见一个大个子中年人气呼呼地走过来，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什么。他见到林振就停住脚步，从衣

兜里掏出一迭发货票，用两个手指头捏着，晃了晃说：“林主任，会计太厉害了，社主任都当不了他的家。您看，这条子泉子不给报帐。要是这样，我这个队长可没法当啦。会计是您儿子，您去说说吧。”

林振看了看条子说：“不要着急，我去看看。”

韩兴随着他俩走进一座大院，只听见从屋里传出劈啪啪的算盘声。韩兴没有跟林振进屋，一个人留在窗外边等候。林振进去之后，屋里立刻传出争吵的声音：

“把这笔帐下了吧，是咱们主任答应的。”这是林振老头的声音。

“谁答应的也不能报销！”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哟，会计股长，你亲爹都当不了你的家了？”这是那个队长粗重的声音。

“我不管是谁，都得按原则制度办事儿。你看看，你们队给牲口买这么多红缨子干什么？戴上它出门漂亮是吧？谁图漂亮谁花钱。你再看看这几张发货票，你们在外边开会吃饭摆阔气，这不符合勤俭办社的精神，绝对不能报销！”

韩兴老头觉得年轻人说话的声音越听越耳熟，好不容易才想起来，这个会计正是他半路上碰见的那个小伙子。

许多路过的社员也凑到窗前听热闹。一个社员说：“社里幸亏有泉子这么个大公无私的会计，不的话，有人就会拿社里钱当水泼。”另一个说：“别看人家泉子才二十多岁，过大日子可满有算计。就拿春天盖牲口棚那事儿说，大伙都说买瓦，人家泉子提出用草苫。怎么样，那回省下老大一笔钱。”

一会儿，那个队长气呼呼地冲出屋走了。林振也红着脸跟出来，向韩兴神秘地笑笑，摇摇头说：“我们这个小子真不好对付，常常让我这当爹的下不来台。”

韩兴很认真地说：“象这种人才才能办大事哩！”

四

韩兴老头走进林家的院子。

林振把客人让到屋子里，吩咐老婆和女儿做饭，又找个瓶子跑出去打酒。

屋子里只剩下韩兴老头子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抽烟，端详这间小屋子。屋子不大，可是拾掇得挺干净利落。靠北墙放着一条红油漆柜。墙上挂着一块长方镜框，镜框里边装着一张姑娘的像片：她扛着一把大镐，笑咪咪地站在树下边……噢！那不是女儿玉凤吗？她的像片怎么到这儿了？韩兴老头吃了一惊，眼睛又落在柜上边一个红色皱皮的笔记本上。他对这个本子更眼熟：明明是他前些天到县城里开会给玉凤买来的，昨天夜里还见闺女趴在灯下往本子上边写什么；难道它长了腿，一夜光景就跑这儿来了？老头子心里嘀嘀咕咕，不由得拿过本子打开一看，只见第一页上写着：

雨泉：这本子是爸爸为我买的，送给你使吧。希望你把学习政治理论和参加斗争生活的收获都记在本子上。玉凤二月二十日

……

摊鸡子、炒白菜，还有两大碗粉条、豆腐，整整摆满一桌子。林振兴兴致勃勃地替韩兴斟满了一杯酒。两个人同时举起来，一饮而尽。三杯水酒下了肚，林老头的话可就多起来了。他从幼小怎么给地主扛活，怎么下关东逃荒，谈到土地改革斗